

## 妹子

唸一聲，床簾被拉開。

妳警覺地站起，捲起手上的手機和耳機塞進外套的口袋。睜著圓圓的、深邃的眼睛，等著這個身穿白色長袍的人如往常般問話。每每妳準備好了回應，對話明快的節奏仍讓妳顯露出一絲慌忙的神色。

「阿公昨天大便很多，六次，今天早上有三次。水水的。阿公咳嗽，有時候，痰很多。有，有抽痰。」醫生和護理師每天都來好幾次，來了都問差不多的話，這些穿著白色衣服的人最關心的是阿公今天大小便幾次、有沒有很痛、有沒有咳嗽。除此之外，還好，還好，是妳最常用以回覆的話。

「阿公狀況不好，我們需要詢問家屬是不是需要做更進一步侵入性的檢查。打電話跟妳老闆說，請他們明天來，我親自跟他們談。」

「好，跟老勺勺說。」

後頭的人站得前前後後，訓練有素的紀錄、點頭、轉身、然後快步離開。一行人披掛著長長短短的袍，宛若旋風般轉過一床又一床、捲過一房又一房。

阿公有時候好不舒服，妳知道的，妳看著阿公的神情和掙扎的呢喃妳就知道了，妳不知道要怎麼辦，妳只能很努力地關照著阿公，但阿公還是越來越虛弱。其實妳也害怕，妳也難過，妳也捨不得。以前阿公會跟妳說話，或是妳可以推著阿公出去，在太陽底下聊聊天，有時候阿公關心妳，妹子有沒有吃飽，妹子不要一直吃一樣的東西，妳總漾起笑容回應。偷偷在心裡覺得阿公好像妳的爸爸。阿公和老闆都管妳叫作「妹子」。那妳原本的名字是什麼呢？「沒有關係的，隨便他們叫」對於這樣的問題，妳總撇過頭，望著遠方，平靜而乾脆地笑著說。

在很多時光裡，妳熟練地幫阿公翻身、抽痰、換尿布，每一個動作都小心翼翼。阿公的疾病真真切切地將妳繡上了床榻邊，一天二十四小時妳幾乎沒能離開這方角落。夜裡阿公一陣又一陣的咳，咳得太兇，妳一邊拍著阿公好瘦好瘦的背脊，一邊不由皺起眉頭，阿公不舒服！妳知道的，卻只能用固定的節奏，平穩而持續地拍著……

更多更多的時光裡，妳望著阿公身上交錯的管線，管線牽引出機械逼逼逼的聲響，聲響數著緩慢的日子，日子在午後陽光灑進的病床邊流過。妳想著想著出了神，視線的另一頭浮現遠方的家鄉和面孔日漸模糊的孩子，他們長多高了呢？有沒有餓著肚子呢？寄回去的錢有沒有收到呢？

妹子、妹子和很多很多的妹子在各據一方的角落裡，日日夜夜看護著最親近的陌生人—妳按摸著他皮膚上的斑點、妳照料他傷口的分泌與乾燥、妳清把著他的家人不曾觸摸的排泄物、妳攙扶著他風光一世之後的舉步維艱。又是靠近又是陌生、又是疏離又是親近。

在醫院的長廊上，人群穿梭，人人背負著各自的苦難，而我們時而擦身。妹子手上包著阿公的穢物走往汙物室，面部肌肉僵硬，包埋於底下的故事鮮少人碰觸，而多數人也選擇忽略。對於這個巨大、白色、忙碌、繁複的世界，妹子的臉孔並不展現太多所謂的情緒，因為總有著無法理解的語言，只留下一雙怯生生的眼睛—等待，觀看，以及被觀看。

唸的一聲，床簾再次被拉開。